

他赐给我们 圣经： 释经的基础

第四课

含义的进路
教牧访谈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视频, 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 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 2013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本电子版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为着盈利的目的传播和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同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目录

问题 1: 确认正确的文学体裁, 如何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解释圣经?	1
问题 2: 解释圣经的过程, 就像螺旋, 如何以上帝权威的意义为终点?	2
问题 3: 为什么考虑圣经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目标很重要?	3
问题 4: 笛卡尔理性主义基本思想是什么?	4
问题 5: 康德的主观主义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5
问题 6: 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 如何会破坏一段经文的客观意思?	6
问题 7: 我们解经的时候, 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 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7
问题 8: 查考圣经的方法和直觉之间有什么关系?	9
问题 9: 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应用圣经的方式?	10
问题 10: 我们应如何评价与我们自己不一样的解释?	11
问题 11: 为什么不要仅仅只是肯定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	13

他赐给我们圣经： 解释圣经的基础

第四课：含义的进路

教牧访谈

访谈嘉宾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P. J.·百思博士 P. J. Buys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威廉姆·乌瑞博士 M. William Ury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J. Vickers
凯里·温赞特博士 Carey Vinzant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问题 1：

确认正确的文学体裁，如何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解释圣经？

如果我们要负责任地解释圣经一卷书，我们就要问几个首要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涉及摆在我们面前经文的文学类型或文学体裁。那么，确认正确的文学体裁，如何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解释圣经？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正确地辨认出文学体裁，对解释圣经来说至关重要，你需要知道你在读什么。如果你在读箴言书，却把它当作绝对的应许或绝对的律法去做，你就会犯错误。箴言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的运作之道，是智慧的道路。例如，在对比的箴言中，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在某种创造性的张力中把握如何去做。因此，箴言在一处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在另外一处却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意思就是“你被拉低到和他一样的水平”。那么，你应当顺着哪一样去做呢？我是说，你需要想清楚。另一方面，如果你读到像出埃及记 20 章的地方，说“你当……”“你不可……”你就要明白，这些是绝对的、具有普遍现实意义、可应用的上帝的律法。这些不是忠告，不是建议，是上帝明确的旨意。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关于文学体裁的问题，指的是一种文学类型或一种圣经的书卷类型，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福音书就像古代的传记，并不像现代传记。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专著，不像传记。保罗的书信，…等一等…，保罗的书信有它们自己的规

范。启示录是属于天启文学预言书，不只是一般的预言，而是天启文学预言，也就是说，是异象预言。如果你没有正确把握文学体裁的种类，那么你就不会明白这卷书所运作的通常语言类型。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确定圣经书卷属于哪一种文学体裁非常重要，因为作者是在发出信号，要人们如何理解这卷书。例如，我们看到“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马上就知道会期待什么，也许是一只独角兽，或飞马，因为文学体裁信号已经发出，我们是在看一个幻想故事，寓言或者童话。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圣路易斯市”，有具体的时间，有具体的地点，圣路易斯市，那么我们就知道，在讲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我们不会期望看到飞马……因此，福音书的作者，新约圣经的作者，例如，启示录的作者，在发出信号，这些文学体裁的信号，要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书卷。因此我们需要捕捉这些信号，以便我们能正确阅读和理解。

问题 2:

解释圣经的过程，就像螺旋，如何以上帝权威的意义为终点？

福音派的解释家，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圣经中上帝的权威意义。在此基础上，这就是释经学的意义所在。最近，人使用螺旋的画面来描述这个释经过程。解释圣经的过程，就像螺旋，如何以上帝权威的意义为终点？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有时候，参与释经的人会讲释经螺旋，我们理解释经螺旋讲的是，经文的读者走进圣经经文里面。在某种意义上，经文开始塑造和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你回应上帝话语的结果，就是再次回去读那段经文，有更新的认识和更新的焦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螺旋，旋转下去，直到中心的意思。阅读圣经，解释圣经的部分任务，就是认识我们带给经文的整套神学——其中一些是好的神学，有一些只不过是继承的部分——这套神学塑造我们读经文的方式，但经文接着要在某种程度挑战我们的神学，让我们的神学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符合圣经。随着这双向过程的进行，人们希望，当读者带着祷告的心回应和遵守上帝的道，那么，他们最初带到经文中的神学就越来越受到圣经的塑造。在这方面，类似一个旋转的螺旋，越来越接近对经文本身的理解。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有时我们说释经就像一个螺旋。格兰特·奥斯邦让这个说法变得很流行，我们接近上帝在经文中的目的意义时，就是一个螺旋的过程。这个螺旋过程顾及到我自己属灵的状况，我自己的背景，我把什么带到圣经里面。它说…如果我顺服圣经，我就能更好明白圣经。如果我降服我的背景，降服我的思维……放弃自己的看法，让圣经重新塑造我，那么，当圣经就会重新塑造我……我就会绕着螺旋运动，因此我会更好地明白圣经，我会更与圣经一致。我再次顺服，上

帝用圣经再重新塑造我，再次更新我，让我再一次能更好地明白圣经，我就会更进一步与上帝的话语一致。然后，我再顺服，上帝使用圣经又重新塑造我，再一次把我带进与上帝话语更亲密的关系当中。因此，这是关乎不断顺服上帝，而上帝不断重新塑造的过程。这会让我与上帝的话语更亲近。因此我再次顺服，他使用圣经重新塑造我，使我与圣经相符……这样，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渐进的。当我降服圣经，上帝重新塑造我，当他重新塑造我，我就能更好降服他的话。当我再次向他的话语降服，他又会重新塑造我。就这样，我对圣经的理解就不断增强了。我更深入地来看圣经，更深入地明白它的意思，而它更深入地重新塑造我，让我更加与圣经一致。这确实大大描述了灵命成长的过程。你知道，我查考圣经，上帝在我的生命中使用圣经，让我更明白圣经。因此我再查考，继续查考，他再次使用圣经改变我，让我更好明白圣经。这就是……我对释经螺旋的理解。

问题 3:

为什么考虑圣经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目标很重要？

一些释经者相信，如果他们忽视圣经作者和原来的受众，直接处理经文，就会对经文有更理性和客观的理解。但是福音派释经者认为，研究圣经的作者，明白他们写作的原因，明确他们写作的目的，会很有价值。为什么考虑圣经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目标很重要？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作者写作的原因，来帮助我们解经。当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有非常具体的重点，然后作者有讲到他写作的目的，你就能根据这个目的很容易读这本书。经典的例子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 20 章 31 节说，他记载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样，你知道这个陈述就是他写作的目的。读整卷书的时候都要牢记这一点，要我们相信耶稣，认识他就是基督，就有永生。当然，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生命始于现在。但你知道，这个陈述相当于说，这是传福音性的福音。并不是说单单传福音，而是有一种推动传福音的目的。换句话说，当陈述目的说“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对读者大有好处。就福音书而言，马太福音没有清楚的写作目陈述，但结束的时候，在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说：“你们一定要去使万民作门徒。”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临终遗言通常是他最重要的话，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回到马太福音，你就会看到，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传福音性的，而是一卷让人作主门徒的福音书，里面有大量的教导，实际上扣准了这主题，就是你要如何跟从君王耶稣……。同时，也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些书并不一定有很明确的目的。例如，彼得前书和雅各书等书信，很显然是为全教会写的。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上帝神圣羔羊面前活出的基督徒生活的范围和样式。在像这样的书卷中，也许还包括了创世记，具有

普世的意义。它们触及到整个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信念。我们需要接受这一点，这些是整个基督徒经历的前奏，我们不应去寻找一个具体目的。这目的就是表明上帝是谁，在他面前我们是谁。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

我想我们解圣经的时候希望是能够达到作者原来的意图，他这样写希望表达什么，他表达的时候他跟原始的读者会有一些默契。比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救赎，逾越节的羔羊，长子不用被杀，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吃了吗哪等等。所以有了这样子一个默契，上帝透过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义务要遵行，而且他们应该存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多了解作者跟原始读者彼此之间的默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更深入的了解圣经。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

解经时要考虑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尽可能了解作者，因为作者将以与他已经撰写其他书卷一致的方式传递写作的内容，并有自己独特的重点。因此，例如你思想《使徒行传》，知道同一个作者也同样写了《路加福音》，这非常有用，也很重要。然后，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构成了一条连续的故事情节，在路加福音强调的重点，继续在《使徒行传》中强调。你可以看到，从耶稣和他的使命，到使徒们和他们的使命这一重要的过渡。另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具有多样性，不同的目的，写给不同的人，然而，你会看到统一性的主体。有时候，如果保罗的一封书信中有一些难解的东西，在他另一封书信中，可能会变得清晰。但是，如果你把书信从整体上一起阅读，你就可以看到他广阔意义上的目标和目的。

问题 4:

笛卡尔理性主义基本思想是什么？

我们开始解经时，首先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意思？”。纵观历史，哲学家和神学家已经形成了很多种方法来回答这问题。理性和客观方法的一位主要支持者，就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笛卡尔理性主义基本思想是什么？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笛卡尔非常关注哲学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他在寻求一种方法，一种哲学方法，能为哲学观念提供确定性，是数学所拥有的，人们可以在数学中找到，例如，他追求的过程中，转向怀疑和一种极端的怀疑，这样，你就能抓住确定和肯定的事情，然后以此开始重建根基。我认为，对于笛卡尔，其方法的意外后果，就是它制造了一种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现在你成了中心，自以为是有信心的，你的理性足以判断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真实的。衡量其他一切事情，找出那些对你来说是确定的事，你的理性可以相信的事情，

以此成为根基，别的事情都要在那个根基上构建……这意味着理性具有一种优先地位和权威，结果就破坏了传统和其他权威来源。这意味着个人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就是失去了对群体和你周围人的需求和依赖。这再一次是攻击和威胁削弱了传统和你身边其他人的贡献，导致一种形式上的唯理主义，其中，好的一面，真理被看作是客观的——就是说，独立于你碰巧知道，或你想到的一一但是，消极一面，真理被看作是等同于那亘古就成立的，可以直接从历史抽取出来、可以直接从文化背景等等抽取出来的想法。这就是真理，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你从历史上看到这一点，你看到人非常强调尝试要重新捕捉基督教信仰的“精义”。通常，在笛卡尔那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中，这变成一种代号，尝试找到那在亘古就成立的，往往是圣经的道德教训，把这些与历史和现实的外壳分隔开来。所有被看作不必要的具体的东西都可以抛弃，当然，这是更高等的批判释经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勒内·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哲学之父，他引入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困扰现代思想的认识论难题，这难题就是：我怎么能肯定我认为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真的呢？我怎么能相信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呢？他出名的地方，就是他经历了这个怀疑的过程——我能怀疑什么？我能怀疑这一点，我能怀疑这一点，我能怀疑这一点——他一直怀疑到他怀疑的最后结论，他说：“只要我在怀疑，唯一我不怀疑的事就是我在怀疑。如果我在怀疑，我就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此，如果我在怀疑，我就是在思想，如果我在思想，我就必然存在。”那么，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人类理性自我中心的关注，把理性作为所有权威的源头。不过，笛卡尔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尝试获得一个出发点，是所有理性的人都能认同的。每个人都会同意，你可以从自己开始，确定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自我人格。因此，这就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就是走向自我的中心地位，作为认识论确定性的源头。第二，是一种所有理性的人都能一开始就认同的基础论。

问题 5:

康德的主观主义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思想寻求圣经意思的方法时，一些现代解经家拒绝客观主义及其缺陷，转而倾向一种对意思的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追溯到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康德的主观主义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

无论是笛卡尔也好还是康德也好，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康德的话他把现象界和本体界分为两部份，他把人的道德意识，他把人帝，他把物质都放在本体界，而且本体界都是不可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他这样是基本上毁掉了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至于现象界，

原则上可以用科学来研究，可是研究的只是现象，只是现象的层面，永远不知道事物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好像蒲柏（Alexander Pope）这个科学哲学家他认为真正的科学的假设，都必须能够否定。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康德承认，休谟对他有重大影响——“把他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康德就是用这句名言讲到休谟。那么，我认为，要了解康德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就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思想在休谟身上所发生的事。休谟接受了当时英国非常流行的引起广泛关注的理性主义神学，并对其进行了相当强烈的批判，表明和揭露了，如果要成为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你就不可能知道像你以为你能知道的那样多。他的批评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他指出，即使是像因果关系这样最基本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按照经验主义的原则或思路来知道。康德接触到了这种论证，他看到休谟在这里抓住了问题。这种理性主义神学兴起，既有欧洲大陆笛卡尔思想的背景，也有英国的经验主义，而洛克是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作出了贡献，但并非与之相同。休谟抓住了某个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把自己仅限于这些原则，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知道很多。这让康德很困扰，康德比休谟更乐观，他并不愿意活在这种限制之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却接受了休谟的原则。因此他在思考，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如何能声称对因果关系这样的事情有所了解？他坐下来思考这一点。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就是人类的思想不仅仅是一张白板，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不仅仅是客观的想法和外在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印象深刻。相反，是我们的思想对认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有一些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模糊相似的东西。我们把这些运用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体验中，就是在用我们的思想作出这样的贡献。因此，知识实际上是我们思想所作贡献的下游，是我们对现实的解读，我们积极向认识的过程作出贡献时，知识是通过思想的范畴呈现给我们。这意味着，从讽刺意义上说，我们与这世界是割裂的，因为世界自身存在。我们绝不可能认识世界，因它是独立于我们的思考，与我们对它的思考无关。我们只能在使用我们的感官经验，我们思想范畴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按它在这一切当中显出的样子来认识它。因此我们只能认识外表，我们只能在使用我们的思想构建这些外表，思想这些外表时，对这些外表有所认识……这种对思想贡献的强调，以及它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如何与现实割裂，现实存在于它自己，它在西方思想史上催生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甚至越来越极端的主观主义。

问题 6:

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如何会破坏一段经文的客观意思？

主观主义的核心就是读者个人对文本的回应。但是，虽然看到我们个人对文本如何回应会很有帮助，但过分强调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导致我们错过其他有用的解释方法。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如何会破坏一段经文的客观意思？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有时候，我们强调读者自己对经文的回应，却抹杀了经文的客观含义。现在很明显，人对经文的反应方式很重要。释经学有一整个学派，谈到读者对经文的回应，非常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读经文的视角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从经文中能看到的，取决于我们看这段经文时所处的位置。使用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我为家人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很奇怪地发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路上每一个人都买了同一型号的车。当然，情况不是这样。只不过是现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路上的车辆。这是从读者回应的积极看见，但是，危险在于，它忘记了，上帝实际上在圣经每一页都盖上了他权威的印章。圣经的信息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实际上并不受读者回应的影响，相反，圣经经文本身应指导读者如何回应。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有些人几乎完全专注于他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我看过查经班查经时提这样的问题：“那么，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的麻烦在于，它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就好了，而不是操练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圣经真正说的是什么，而是“我想象，我希望它有什么意思”。因此这存在着危险。我认为，对立的极端也存在着危险，就是我们从来不留心圣经说什么，我们从来不应用圣经。所以这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过程。

问题 7:

我们解经的时候，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有时，人们会有一种印象，如果他们能学会最好的释经原则，就能解开圣经经文的意思。如果他们一贯遵循这种释经模式，他们就总会圣经有新鲜、奇妙的见解。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解经的时候，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查考和解释圣经的时候，遵照一种严谨的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你的方法，如果是一种好方法，可以让你注意到很多你可能忽略、可能跳过的事情。缺点就是，一种方法可能让你只留意这个方法告诉你留意的东西，因此你会错过了一些别的东西。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

我们查考和理解圣经时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如生活当中诸多事情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我认为用严谨方法查考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会落入一种圈套，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让他看起来像是某种样子，因为这符合我们的想象，符合我们发展出来的系统体系。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小心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他比我们能制造出来的任何盒子都大得多。我认为第二个缺点就是，我们倾向把自己锁在某种解释模式当中，在这过程里，很容易去追随一个人，例如，一边跟从加尔文，另一边跟从阿民念。这样做，结果很多次，我们让这些人说出他们未曾说过的话，让圣经说出圣经没有说过的话，因为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体系。因此我认为，这些是缺点。但是，优点是，它能防止我们落入情感的极端，阻止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观念，把我们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圣经之上。因此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长远来说，一种连贯一致的方法，与一种不连贯一致的方法相比，肯定有多得多的长处。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解释圣经的时候，使用严谨的方法，其中的一些优点，当然就是在监察我们自己方面，很有用和很有帮助。我们太容易让其他因素，偏见和类似的东西进入。如果我们在应用这些方法等方面是一致的，它可以帮助纠正我们身上的盲目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小心，将解释圣经简化为一种抽象、客观的方法，一种像绞肉机一样的方法，把上帝的话语从一头倒进去，摇动把手，另一头现成的意思就出来了。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祂已经把祂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人性带到经文里面，让经文对我们这些人说话，通过一种严谨的方法，我们可以监察我们的人性，把它圈起来，使之与经文分开。但这绝不是上帝在他的话语里要做的，这很有可能导致一种扭曲的理解和解释。例如，我们已经在高等经文批判方面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结果。相反，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性带到经文中，让它顺服经文，在经文面前表明我们的软弱，让经文按自己的意思对待我们，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的话。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J. Vickers

我认为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严谨，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经方法，这个方法要根据和取决于我们所读的，我们正在研读的经文部分，以及我们在圣经中正在研读的东西。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一种严谨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查考圣经时，是在认真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而不是打开圣经，等一些东西跳出来落在我们前面，或者，认为那一天凡是打动我的都很重要。对我来说，查考圣经时遵循一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降低了我让圣经说出我想要它说的话的可能性，因为不论怎样，我们都有这种倾向……。那么，其中的危险之一，也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找出一个方法，或制定一个方法，很容易。因此，感觉好像我所要做的就是来看一段圣经经文，使用我的方法论——我的方法，我的步骤，我的问题，你能想到的——把这作用在经文上，这方法论按本性所使，不需任何别的东西，就会给我正确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小心，即使是我们使用的最好方法——甚至

是对圣经最严谨的查考也要小心，我们需要对此有节制，要记住，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正确的释经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会有一种正确的经文解释。因为我们会变得依靠这些方法，超过依靠任何别的事情。哦，只是认定我有正确的方法，因此我就有正确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小心。我是说，我们需要使用严谨的解释方法，但这样做的时候，要记住，你知道，我们是堕落的人。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仍然与罪挣扎。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带到桌面上解决，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遮蔽我们解释的。因此，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最终单单依靠我们的方法。

问题 8： 查考圣经的方法和直觉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查经方法总是在发挥重要作用。正确的查经方法可以帮助引导读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进而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有时候我们会过分强调查经方法，却牺牲了有用的直觉。那么，查考圣经的方法和直觉之间有什么关系？

凯里·温赞特博士 Carey Vinzant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过分强调查经的方法，却牺牲了有用的直觉？会的，很简单，会的。我认为，这是宗教改革时期展开的基本争论之一。在这方面，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拒绝经院派的以方法为导向的学习方法。在这方面，人文主义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经院派倾向说：“我们要教导你如何学习，然后你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你可能遇到的任何处境和来源，你就已经是在正确学习。”而人文主义者看到这一点，就说：“嗯，这听起来很好，但是你的方法正在产生一些结论，我们只觉得令人厌恶，不可接受。”因此，人文主义将其信心——在学习方面——建立在“源头”上，即阅读好的东西。我认为，这在解释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重要功课。当我们这样由方法驱动的角度来处理经文时，它就不会容许经文说它实际要说的话，我们需要听听人文主义者发出的抱怨。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圣经的经文看作是首要的，上帝通过圣经清楚说话的声音要胜过我们在方法方面认定的事。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R. Bauer

查经方法和直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确实，直觉在我们解释意义，从圣经中获得意义方面发挥着作用。我们经常是通过直觉找到联系或见解。我认为，直觉和查经方法之间有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就是，好的、实在、恰当的查经方法试验直觉。这样，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或凭直觉感受到一段经文的意思，或经文之间的联系，等等。但这些直觉可能是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因此，实际上，我认为对人很有帮助的，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方法，来试验这些直觉，决定这些起初的直觉到底是对还是错，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直觉和查经方法之间的第二种关系，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就是制

订好的方法，实际上有助于有益的直觉，它在直觉方面训练我们。实际上，我教导的一些课程，是非常依赖于圣经学习的方法，因此，我对查经方法有很多教导。我提醒学生，他们学习方法时，一开始常常会因方法而分心。但是，随着他们对方法的操练，就是操练查经方法和正确查经方法的步骤，感到顺手时，就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它们就会变得内在化，他们就不用再去思索，当它们变得内在化，变成第二天性，它们实际上就渗透进来，帮助我们查考圣经，因此学生常常对于他们能分辨到的，对于他们能从圣经收集回来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并不是非常肯定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们能做到，这是因为查经方法的原则和过程，实际上已经非常深邃地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读经方法，结果表明对他们是极大帮助的。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我想，我们总是要小心，试图否定正确的方法，我们**想要**这些方法。你是知道的，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科学的工作，我们理解字词和原则。但是，如果上帝的灵同在，帮助我们将此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和艺术的平衡。我们绝不要让直觉**对抗**正确的方法，但是在方法之内，我们要让上帝的灵有机会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里面动工。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有头脑，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

问题 9:

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应用圣经的方式？

我们学习那些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方法时，查看不同种类的解释方法，对我们会有帮助。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恩赐，在我们学习不同的方法之前，就会影响我们看经文文本的方式。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应用圣经的方式？

威廉姆·乌瑞博士 M. William Ury

我相信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既可以帮助，也可能会拦阻我们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的恩赐和能力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拥有，而且主已经赐给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察看现实的各种方法。基督的身体以任何人都不能确定的方式，反映了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带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背景，来读圣经，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真是一件是美妙的事情。我的妻子读圣经，在许多方面比我读经更亲密。我查考圣经，我把圣经分解开，我查看经文文本，我看希腊文。她看到耶稣对人心的爱，就释经的角度，我需要这样做。我有我的恩赐，她有她的恩赐。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解释圣经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学者能解释圣经。我们需要教会里的人，那些一辈子都在敬拜和祷告的人，他们也帮助我们看到圣经的深层含义。我遇到过的许许多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对圣经内容的李

了解，比我这拥有语言或圣经研究背景知识的人要清楚得多。所以，我需要他们，我想他们也需要我，这是基督身体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能彼此帮助。我认为，阻碍也会成为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我们想：“我能分解一段经文，我能使用我的查经方法，我能把它切割开来。”虽然这可能是好事，但实际上，会破坏启示者自身的意图。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科学，我们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件事。你不能只是敷衍了事就能得到一颗宝石，我认为需要带着敬畏，带着惊奇，带着感恩接受那一位，他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对我说话，正透过他的灵向我启示那真实的事。因此，每一样恩赐里，都有一种积极的潜能，但是，如果我不小心，就可能会滥用。真的，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说：“不要否认恩赐的能力。这些是给你的恩赐。但不要多读使用他们。不要脱离我的同在，不要脱离基督身体的纠正来使用它们。”我们需要确保在解释圣经时总是这样。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帮助，或拦阻我们解释圣经。首先，如果你有语言恩赐，你能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用原文查考圣经，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大的祝福。如果我们想很好的读懂圣经，不要评判其他文化，而是按它们本来的面目加以接纳，有能力带着想象力进到其他世界，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帮助。在这方面，你可能已经学会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别人经历的能力，可能是因为你的母亲或父亲非常擅长这一点，你的家庭很重视这一点。你可能会坦诚与人相处，聆听他们说话。同样的技巧使你能够很好聆听今天某一个与你很不一样的人——因此，与不同社会等级或不同背景，不同训练、经验、职业的人打交道——这实际上能帮助你很好读圣经。你会说：“这些人很不一样，他们是牧羊人，我不是牧羊人。他们是农夫，我不是农夫。但我曾经与动物打过交道，我曾经花时间种植东西，因此，这种想象力能给我带来帮助。”最大的拦阻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成长，如果你不愿意下功夫，阅读，进入背景，查阅不同的译本，或者，如果你有能力，按原文读圣经，人人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你变得懒惰，没有努力就想去认识这世界、圣经的文化、圣经的背景、或者你自己的人，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释经者。所以，保持想象力，使用你的技能，尽可能地操练他们，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好地解释、阐述和教导圣经的人。

问题 10:

我们应如何评价与我们自己不一样的解释？

即使福音派非常重视了解一处经文的原意，但负责任的释经者，有时，对于一段经文说的内容含义，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圣经原来的意思有时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应如何评价与我们自己解释不一样的解释？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点可以帮助你，就是你掌握清晰的词汇，因为有时人们使用术语的方式不同。罗伯特·斯坦恩是一位退休的新约圣经教授，他写了一本名为《解经基本指引》的小册子。在书里，他提议一些清晰的词汇，其意思是清楚表明人类作者意图的。然后你加以引申，这些引申可能是作者的意思，也可能不是作者的意思，但却是在那种意思的模式当中合理的流动。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 5 章 18 节说“不要醉酒”。保罗想到的，并不是威士忌、伏特加，或大麻，或所有其他这些事情，那些能进入你的身体，导致你失控，做出你不应做的那些物质。但是，引申出来，当然使徒保罗会明白，他原来话语里包括那些无意识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意识的——引申含义。因此当你看到对圣经不同解释时，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解释仅仅是在不同环境里不同的引申，还是我们真的是意思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处理不同的引申——了解什么是合理的引申——，那么，这是一回事。但有时候释经者实际上有强烈分歧。例如，基督徒对下面的问题有分歧，婴孩应该施洗吗？圣经是否教导要给婴孩施洗，还是只给意识清楚的信徒，有意识、用言语表达他们信仰的人施洗？再者，女人的角色？女人可以当牧师吗？还是女人不可以当牧师？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分歧的时候，我认为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在场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圣经具有最终权威？因为如果有人说：“嗯……保罗这样说，但是我不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其实就不能沟通。但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无论圣经教导什么，因为它是上帝的道，我就顺服，”那么，我们就可开始彼此沟通，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看作者在其他地方说了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清楚看到证据，聆听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我认为，像在这样的对话中，不恰当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些人仅仅诉诸于圣灵的引导。他们会说：“你知道的，圣灵告诉我这一点，所以我知道，这就是解释。”这并不是新约圣经作者写作的方式。他们回到圣经，“圣经岂不是说……？”他们通过指出圣经中的具体内容，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因此，即使在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看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与其他人理论的时候，引用经文，让他们看到经文实际在说什么。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J. Vickers

判断解释是否正确可能是一件难事。我的具体意思是，在基督徒中间，在那些承认圣经是上帝话语的人中间，所有意图和目的都相同，都有同样信念和做法的人中间的解释，我指的是这些解释，判断他们可能会很难，因为可能会有两种人，都宣称是对的，都提供各样的证据，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都相信基督，但是对一段经文却有不同解释。那么，我们能分辨吗？我认为，第一步就是当我们面对有不同解释的弟兄姊妹时，我们第一个步应该是，我们应当“用爱心”解读那人。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仅仅来到他们面前，心里想说“我要证明你错了”，也不是说，“我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我要做的，是要了解你为什么这样解释。因为我对一个具体要点的观点可能是错的…，那么，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和那人一起坐下来。我们对自己，以及对那些有分歧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尝试确定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个

结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根据上下文对那段经文的理解，然后，它是否符合其他的圣经教导。或者也许一种解释，无论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也许是来自其他地方，而不是来自圣经本身的上下文。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评估：“这吻合吗？”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不仅是否符合这句话，而且是否与圣经整体的教导吻合？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R. Bauer

将我们的解释与其他人的解释联系起来是极其重要的，可能与我们的解释不一样。我确实相信，一个笼统的声明说，圣经每一段经文从本质上说只有一个意思，这是有一些问题的，因这说法实在太简单了。而在我看来……圣经所有经文都介乎在一个范围之内——我在这里要使用一种术语，一方面，是“确定”的，另一方面，是“不确定”的。相对确定的经文是那些可能性意思范围相对狭窄的经文，这里仍然有一个可能解释的范围界限，但界限相当狭窄。不确定的经文，是那些处在这范围另一端的经文，有更广阔的范围，包含更多可能、好像有道理的解释。即使在这种情形里也存在着界限。没有一段经文包含所有意思。一段包含所有意思的经文，是根本没有意思，因此当中总有界限。但是不确定的经文，倾向有更广阔范围的可能性意思或解释，这实际上是因为你有一些可能性的解释，即使那些不确定的经文——更不用说那些极其不确定的经文了——，在这一段经文的范围之内，两三个不同解经的人都有可能得出一些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都同样是正确的，特别如果是这些解释不自相矛盾的话。事实上，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可能性就增强了，就是在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经文明显是多层含义的，就是说，当然可以不仅仅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在叙事性经文中，特别是在旧约叙述经文中，你似乎看到许多层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出的一段经文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以同样的信心来解释——同样，不是自相矛盾——作者也许暗示读者应当考虑这两三种可能性。也许，要认识到，这段经文可以按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种理解，甚至考虑它们如何彼此互动。一个人的解释是在这范围内的哪一点，这取决于这个人的背景，包括这个人来自哪种信仰传统。这就是个人背景的差异，正如我所说。其实个人背景，包括宗教背景，还有文化背景在发挥作用。实际上，认识到一段经文还有别的解释，并询问这些解释到底是不是比你自己的解释更有道理，这是健康的做法。如果你判断它们同样有道理，那么就要认识到，这段经文可能对它有动态的活力，只是认识到有其他可能性的解释，这就能让我们有一种了解，知道这段经文的丰富，是超过我们现在知道的。

问题 11:

为什么不要仅仅只是肯定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

客观的方法有时候会强调查经的方法超过强调上帝权威的含义；主观的方法有时候会强调我们自己的回应超过强调上帝权威的含义。如果我们未能认识到圣经在我

们生活中有权威的位置，这两种方法就都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要仅仅只是肯定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

你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承认圣经的权威是一回事，而实际上顺从圣经的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基督徒宣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除非我们真的在生活方面表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否则这宣告其实是空洞的。因此，基督徒要小心，我们遵从圣经的时候，不是仅仅遵从我们喜欢的部分，遵从我们认为有道理的部分，或者遵从碰巧是有利于我们已经相信的部分。而且我们要遵从圣经所有的部分，在我们生命所有的部分都遵从。换言之，圣经在基督徒之上的权威，是在他们生命每一个部分之上的绝对权威。不然的话，实际上就是高抬自己，让自己成为上帝。看了圣经，说：“我不打算遵从那部分，但我要遵从这部分，”或者，“我要服从这一小节经文，不服从这另外一小节经文，”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高抬我们自己超越圣经，我们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我们要遵从什么，我们不要遵从什么。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变成了小小的神。我们就高抬自己，要作宇宙的神，这是偶像崇拜。因此，否认圣经，不按它的权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企图取代上帝，把我们自己变成权威。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或在每一个领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让他们实际上把上帝当得的地位归给他，以他作终极的权威。

P. J. · 百思博士 P. J. Buys

顺服圣经的权威，实际上意味着顺服那位真正的作者，就是永生的上帝。因此，不顺服圣经权威的人，实际上拒绝和背叛那位真正的作者。他是实际传递或提供对圣经理解和圣经意思的那一位。如果你不顺服他，就绝不会明白圣经真正的意思。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圣经是赐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一本书。从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世界上真的没有其他书可以与它相比——例如，一神论，上帝超越的观念，他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超越于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系列观念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为偶然——“啊，碰巧发生了那样的事。”但圣经的解释就是，这位超越的上帝，这一位超然的上帝，进入时空之内，在人生活的处境当中，向人启示这些真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他为什么创造世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就是全宇宙至高无上的一本书。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世界上，如果我们要认识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要知道到我们的结局，我们就需要读这本书。不由得我们来改动，按我们希望的，要它说出我们要它说的话。如果圣经是从上帝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顺服它的权威。

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中受益，但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捕捉到解释圣经的过程。解释是一场对话，在当中我们问关于圣经经文问题，顺服它的权威。我们必须总是愿意谦卑顺服圣经的权威。这样，顺服就成为正确解释经文的关键。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改革宗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哲学及神学助理教授。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卫斯里圣经神学院 [Wesley Biblical Seminary]，哲学助理教授。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注释系系主任及教授。

P. J. 百思博士 (P. J. Buys) 南非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South Africa]，宣教研究教授。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和考古学副教授。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Taiwan]，院长。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 [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学术院长和圣经释经学与神学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 [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伯明翰神学院 [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辅导部博士课程主任；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石南木长老教会辅导牧师。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改革宗神学院，夏洛特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harlotte campus]，校长及新约教授。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旧约神学杰出教授。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主任。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Plummer)，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校区[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Poythress)，韦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教授，及韦斯敏斯特神学杂志编辑[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威廉姆·乌瑞博士 (M. William Ury)，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系统及历史神学教授。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Oxford]副院长，讲道系主任，前英国温伯顿圣路加教会教区[St. Luke's Church, Wimbledon Park, UK]牧师。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Vickers)，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及美南浸信会神学杂志[The Southern Baptist Journal of Theology]助理编辑。

凯里·温赞特博士 (Carey Vinzant)，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系统神学助理教授。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爱斯博瑞神学院，肯塔基州威尔莫尔校区[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Wilmor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教授。